



- 破红惊梦.....李发锁  
阿巧的爱情.....蔡琦琦 杨 志  
刻在石头里的光辉.....梁春雷  
首届创作研讨班学员作品选.....冯旭红等  
心灵的交响与共鸣.....李约汉

D  
A  
D  
I  
W  
E  
N  
X  
U  
E

# 大地文学

中国国土资源报社  
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  
编

卷十一



海洋出版社

I 2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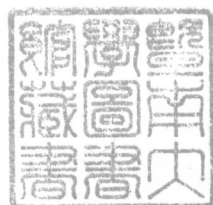
2011/4

11

# 大地文学

(卷十一)

中国国土资源报社  
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 编



海洋出版社

2012年8月·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地文学. 第11卷 / 中国国土资源报社, 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编. -- 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027-8334-1

I. ①大… II. ①中… ②中… III. ①中国文学 - 当代文学 -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93678 号

责任编辑: 鹿 源

责任印刷: 赵麟苏

**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

<http://www.oceanpress.com.cn>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8号 邮编: 100081

北京睿特印刷厂大兴一分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0

字数: 230千字 定价: 25.00元

发行部: 62132549 邮购部: 68038093 总编室: 62114335

海洋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大地文学(卷十一)编委会

总 策 划：陈国栋

主 编：李约汉

执行主编：徐 峙

副 主 编：刘扬正

编 辑：周 洵 叶东明 任晓路 王诒卿  
岛晓霞 陈 蓉 杨 旋



# 目 录

## 头题阅读

- 破红惊梦(中篇小说).....李发锁(1)
- 印象记:没了土地,农民怎么办  
——读《破红惊梦》.....孟广友(33)
- 印象记:将现实魔幻入梦境  
——也说《破红惊梦》.....杨 沐(34)
- 创作谈:聚焦民生问题的剧痛点.....李发锁(36)

## 小说麦田

- 阿巧的爱情(短篇小说).....蔡琦琦 杨 志(38)
- 1973年的牙祭(短篇小说).....詹文格(54)

## 深度纪实

- 刻在石头里的光辉  
——武警黄金一总队三支队大兴安岭北部找金纪实  
.....梁春雷(58)

## 首届创作研讨班学员作品选

- 卖粮(短篇小说).....冯旭红(72)
- 心愿(短篇小说).....曲从俊(74)
- 杜鹃花开(短篇小说).....王 琴(82)
- 百元大钞(短篇小说).....邹顺驹(84)
- 留守女(短篇小说).....赵福海(91)
- 黑森林,亮起手电光(短篇小说).....奚利民(96)
- 最后的温暖(散文).....贾志红(99)
- 有一些树像花一样(散文).....王 珊(110)
- 爱的行囊(散文).....高 峻(114)
- 时光暗影里的皱纹(散文).....提云积(116)

|                      |          |
|----------------------|----------|
| 我身边的那些人和事儿(散文)·····  | 王东平(119) |
| 行走在农谚里的村庄(散文)·····   | 李满喜(122) |
| 走近老山界(散文)·····       | 雷隆隆(125) |
| 至纯至美白石山(散文)·····     | 杨翠霞(127) |
| 故乡的声音(散文)·····       | 曾玉仿(129) |
| 溜川,溜川(散文)            |          |
| ——国土资源作家创作班学习散记····· | 章校中(131) |
| 你是我的四月天(散文)·····     | 徐稚晔(133) |
| 刘将成的诗·····           | 刘将成(135) |
| 杨世钦的诗·····           | 杨世钦(136) |
| 付超的诗·····            | 付超(138)  |
| 周丽娜的诗·····           | 周丽娜(139) |
| 孙立华的诗·····           | 孙立华(141) |
| 刘能英的诗·····           | 刘能英(142) |
| 张静的诗·····            | 张静(144)  |
| 永远的溜川(诗歌)·····       | 王星(144)  |
| 日冥(诗歌)               |          |
| ——蒲松龄故居记·····        | 王晶(145)  |
| 关于生命(诗歌)·····        | 何怀友(146) |
| 五月溜川·狐的印象(诗歌)·····   | 马鹏飞(146) |
| 山路弯弯(诗歌)             |          |
| ——致任洪渊·····          | 陈志伟(147) |
| 瓷花的梦想(诗歌)·····       | 王雷(148)  |
| 假如我不幸成为诗人(诗歌)        |          |
| ——为溜川之行而作·····       | 邓小辉(148) |

## 评论言说

心灵的交响与共鸣

——浅谈《为了共同的使命》之艺术特色及现实意义

·····李约汉(149)

让我们守护你

——读《为了共同的使命》·····陈廷一(152)

编者按：本期《头题阅读》，我们推荐李发锁的中篇小说《破红惊梦》。

作者曾担任吉林省长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有30多年党政机关工作的经历，在写了多年公文后华丽转身，短短几年，打了文学界和读者一个冷不防——倏忽间造成“井喷”：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十月》和《作家》等国内重头文学刊物发表长篇小说多部，以及数个中篇、短篇小说，可谓“大器晚成”。

直面现实生活，触摸社会深层矛盾的种种纹理，刻画世俗百相，演绎社会转型期人们精神世界的丰富与蜕变，展示对时代和人性的深层把握，是其作品的显著特点。无论是聚焦城市拆迁风波的《动迁》，直击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痼疾的《债主》，还是关注十八亿亩耕地红线警示下土地问题的《触红》等，均以长篇的规模触及国计民生最敏感、最受关注的领域，以勇敢的担当精神和悲悯情怀书写民生主题，他的系列小说因此被称为“新时政小说”。

固然，官员生涯为他提供了丰沛的创作资源，但把资源开发出来，则需要勇气，需要责任感，需要能力。他做到了。这大概是最可贵的看点和价值所在。

希腊神话语：宇宙巨人安泰只要身不离地就力大无穷，无可匹敌；后来，巨人意外被对手扼死于天空，那一天他离开了汲取力量的源泉——土地。

共和国总理语：在土地问题上，我们绝不能犯不可改正的历史性错误，遗祸子孙后代。一定要守住全国耕地不少于18亿亩这条红线。

——题记

# 破红惊梦

■李发锁

## 一、内部消息

马有田三天没吃东西了，米没有了，豆没有了，方便面没有了，酱和盐也没有了，浑身上下全是泥水，绵软无力挣扎着从稻田地里往外爬，捋着堤坝上一把猪草塞进嘴里，嚼得嘴角直冒白沫子。李文化左手挥舞一根香肠，从远处跑过去，眼见右手要拉到马有田的左手了，可就差一点点，似米开朗基罗《创造亚当》中圣父与亚当的两个手指尖，总也碰不到一块儿。尔后，马有田如断了根须的玉米棵，逐渐枯萎，先是失去了带光泽的绿色，由翠绿变为青绿，再变成灰绿，继而变黑绿，接着，掐着头，齐着腰，绵软

成两截倒了下去。脸成了一张皱巴巴的黄表纸,身子则成了一根手指。手指由润黄变惨白,再变黑灰,最后一根枯树根般的手指,整宿整夜地在眼前疹人地晃来飞去。这是于文花这些天反复做的一个梦。

李文化这两天越发心神不宁,心突突乱跳个不停。心不安分是因为从国土局内部得到一个消息,这个消息与马有田有关。目前,这个消息还控制在一定范围,处在机密状态,江城市国土局执法监察支队长李文化有条件得到这个密级消息。他非常担心马有田知道这个消息,害怕他那暴脾气又惹出事来。李文化知道,马有田胸腔内早就蓄满了“液化气”,这个消息一旦传到他耳朵里,如一星明火,“腾”地就会爆燃起来。李文化能想象到,马有田会像一头被赶进屠宰场并嗅到了血腥味的老牛,或一只被夺走崽子的母狼,土窝棚窗户上仅剩的玻璃,一定逃脱不了“哗啦”一声。

李文化在客厅里像个拉磨的驴不停转圈儿,对正批改作文的妻子刘梅说,明天我无论如何去南大坎子看一下有田哥。说完这句话,客厅墙上的挂钟“布谷”鸣叫了一声,敲在半点上,晚10点半。挂钟小鸟一样好听的叫声也没缓解李文化的焦躁,步子转得越发快了。马有田曾是李文化的战友,妻子于文花当年是李文化和刘梅的大红媒。

刘梅说,你有点事就着急,还总往坏处想。内部消息怎能那么快跑风?我下午问过有田嫂,有田哥四十多天没回家了。刘梅是山城市一中学高三年级的班主任,说话习惯用问答题。夫妻俩这番对话是在昨天晚上。

李文化心里着急,一脚油门,捷达轿车忽悠悠滑过了木石河桥,进入了农场地界。路面越发凹凸不平,一个歪扭碰了头,赶紧松了踏油门的脚。车像漂在水里的小船,远远瞅见了马有田栖身的小土窝棚——像堆在地上的一个野鸡窝,孤独寂寞,没有广播,没有电视,没有什么声音,几乎没有人烟。每次至此,李文化从心底替马有田委屈。

门没锁,李文化大包小裹往屋里搬。不上锁是因为窝棚里找不出让锁发挥功能的物件:黑漆漆的灶台上,是一口生锈的锅,半锅脏水,地上扔了一堆方便面空袋子。饭桌上有一个饭盒、三个碗、几双筷子,没有丁点饭菜。土炕上铺了一张看不出颜色的地板革,上边堆了两件破衣裤、一顶破草帽,炕头上是一床脏乱不堪的花被。前窗六块玻璃还剩一块,没有受到愤怒一拳的攻击,李文化一颗悬了几天的心放下了一半。马有田还不知道那个消息。

天上一丝风也没有,几朵云彩静挂在空中,太阳一动不动悬在当头。上午10点还不到最热的时段,大地蒸腾地往上冒着热气,每丝每缕都辣辣地渗入骨肉。李文化从打开车门起,无边的热浪就围逼上来,T恤衫混合着汗水湿乎乎往前胸后背粘,越粘越紧,裤裆里黏乎乎好像倒了半瓶稀胶水,加上窝棚里根本伸不直腰,闷热得喘不过气来,他赶紧放下食品,一边驱赶着苍蝇,一边大口呼气。他想不明白,如此燥热的天,马有田草帽也不戴,竟然能连续干五六个小时的牛马活不停歇。

这几天,是给孕穗稻子追肥的日子。看马有田撒肥不亚于欣赏一场优美刚健的舞蹈。只见他左手捧肥料桶,似抱一个酒瓮,右手一扬,“刷”地撒出一片晶莹扇面。手向左扬,左出半扇;手向右甩,右出半扇。随着手舞动速度加快,身子周围现出了一盘银色圆轮,人像银装素裹的武士,癫狂舞蹈于绿茸茸的地毯之上。李文化想不明白,马有田刚过百斤,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劲?捧着沉重的肥料桶,腿脚深陷滞泞的泥水里,每移动一步,都需千钧力气。上身先是向前俯去,再向后仰起拔出一条腿,随着向前迈一步,每一步都要强大的内功。好像少林武功中的

醉酒拳脚,看似前俯后仰似倒非倒,实则每一手都柔中藏骨,每一步都刚健有力。马有田边扬撒舞蹈,边哈哈大笑,兴奋地迷醉了。李文化大喝一声,有田哥,你是累痴了,还是乐傻了?快停下来喘口气。马有田笑道,水稻孕崽子了,我能不高兴吗?李文化说,我替你撒一会儿,你快上来歇一歇。马有田说,来吧,快下来吧,人生极乐,不过如此呀!李文化急里忙慌穿上水靴,大呼小叫,兴高采烈下了田。真是看花容易绣花难。一番舞蹈实是一番丑陋挣扎,可谓东倒西歪,张牙舞爪,既拔不出腿迈不开步,又甩不开手臂撒不出扇面,累得气喘吁吁,不小心一个屁墩跌坐在田里,全身大半透湿。马有田抢步过去拉起李文化,收拾家什,回窝棚吃午饭。

马有田说,今天高兴,我们奢侈一回,用洋锅做餐饭。说着,伸手从炕角一张报纸底下拉出一口电饭锅,插上电源线。李文化从纸箱里拿出三碗方便面递过去。马有田皱着眉头说,你看,你看,碗装方便面要两块钱,太贵了,袋装的才一块钱。我上次买一箱30袋,每袋才合七毛钱;你这一碗等于三袋,有钱也别这么花呀!李文化不高兴地说,给你吃好的还挑毛病,七毛钱一袋的那是什么佐料,咽得下去吗?马有田知道自己话重了,缓和语气说,下了田地不累得眼睛发蓝,没人舍得时间上田吃饭。折腾六七个小时,肚皮早贴脊梁骨了,吃什么不香?恨不得把堤坝边上的青草啃上几口。堵得李文化一声也吭不出来,看电饭锅热了起来,没好气地问,油呢?马有田赶紧递过一个小塑料桶。李文化说,我要油,你怎么拿酱?马有田解释,那一碗猪烩油早没有了。酱好呀,盐大力粗酱生膘,咸菜疙瘩压咳嗽。长年吃不到荤腥,累得满身淌汗,全靠盐酱支撑呢。你看我这身上,一拍能掉下一钱盐粉来。听得李文化鼻子发酸:真苦了老哥呀!

苦?马有田“咯咯咯”笑了起来:今年我的稻田每垧起码打15000斤水稻,两垧就是3万斤,每斤卖7毛钱,毛收入2.1万元。不过,今年种子、化肥、柴油、水电费涨冒头了,每垧地支出4500元,两垧就是9000元,加上给人家两垧地租4000元,总支出13000元,净剩7000元。再加上水田里养的500只鸭崽收入1000元,等于8000元呐。哎呀,老天爷,我发财啦!文军的学费没问题了。说着算着,心满意足地唱起来:咱们老百姓,今儿个最高兴。边唱边颠蹦,不小心,一头撞在窝棚顶的木杠上,痛得龇牙咧嘴,但还是“咯咯咯”笑得停不下来。高兴够了又遗憾地说,可惜只有两垧地,如果再有两垧,我一年就能挣万元大过头。文化,今年承包期满,你帮我好好跟东家说说,再增加两垧地,多交些地租也行。

看马有田孩子般高兴,李文化只能硬着头皮违心说了一句,行吧,心底儿猛地打了一个寒战。水田出租人已多次表示了对当年草率连签5年承包合同的悔意,明确告知李文化明年铁定结束协议。更令李文化害怕的是目前处于保密状态的内容消息:土台子村新一轮征地范围已确定,马有田家剩下的8亩旱田将全被征用。

## 二、少了两种呼噜声

于文花对儿子说,武军,你爸一个多月没回来了。这两天你抽空去南大坎子看看,给你爸送点烩油和咸菜去,你爸就能吃咸的。于文花在厨房里炒芥菜疙瘩丝,电视正播足球赛,武军一边目不转睛盯着电视屏幕,一边答应着,大后天我就去,这一单活还得两天才能干完。

于文花希望儿子上大学。有了大学文凭,找个铁饭碗的工作,就不必风里雨里干庄稼活了。可是,孩大不由娘。儿子与他父亲一样,干活肯下力气,念书不成材料。于文花退而求其



次,希望儿子起码混个高中文凭,万一将来有招工机会,说不准啥时候用上。但离高中毕业还差一年时,儿子说什么也不念了,说现在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高中毕业证有啥用?我就跟爸种地,也挺好的。于文花着急地对马有田说,你倒是劝劝武军,好歹再念一年呐。马有田笑笑,却不吭声。于文花使劲捅他一下,马有田回话是:我看武军的想法挺实际。于文花生气地说,你们爷俩一样没出息。

与土台子村一般大的后生比起来,武军听话,不惹事,干活又肯下力气,地里那点活忙完了,知道出去打短工挣钱,换塑钢窗,刷油漆,铺地板,刮大白,装修活计样样能干。尽管书念得不怎么样,也算是好孩子。

于文花由爷俩不愿念书,想起远在西京科技大学的女儿文军。在厨房忙活完了,走进屋抓起一把蒲扇递给一头细汗的儿子,自言自语地说,现在什么都涨价,就是粮食卖不上价。从西京回来路费得几百块,你姐暑假又不回来了。不知你姐找到家教的活没有?于文花心思细腻,守着儿子,一颗心还两头撕扯,一头惦记着在大坎子泥水里的丈夫,担心他吃不好饭,还得干牛马力气活;一头惦记着数千里外上学的女儿,担心她钱不够花,吃不饱饭。

女儿文军在西京科技大学已经念了两年,虽然每学期都寄去4000元,但于文花知道,这点钱真够女儿紧巴的。女儿自打两年前入学就没回来过。长途电话费贵,两三个月才舍得打上一回。文军是个懂事的孩子,知道爸妈和弟弟泥里水里挣钱供自己念书不容易,逢节假日就给人做家教,去餐馆当服务员,赚些生活费。一次,文军在电话里用极快的语速,连说了三个“赶快”:自己最着急的是赶快毕业,赶快找工作,赶快挣钱给家里。弟弟眼瞅着大了,农村找对象需要一大笔钱呢。说得做母亲的心里一阵欣慰,一阵酸楚。于文花到江城市区,看到繁华大街上一排排站着学生,手里举着写有“家教”字样的白纸板,却没有多少人前来聘,所以担忧地跟儿子念叨。

电视里,足球赛结束了。武军说,妈,我先睡了,明天起早走,五点叫我起床。

儿子的呼噜声使于文花越发睡不着。就是没有这呼噜声,她也睡不着。以前,丈夫呼噜比儿子打得响,但听着丈夫和儿子此起彼伏的强猛呼噜声,再细听睡在身边的女儿文军若隐若现的轻微呼噜声,于文花一会儿就能睡过去。这两三年,三种呼噜声剩下了一种,少了两种呼噜声,反而睡不实了。朦胧中,只见毒日头下举着“家教”牌子的文军好不容易候来一个聘主,却被一黑衣人猛地抢走了牌子。聘主声称,没了牌子便不能聘。文军便哭起来。突然,飞也似地闯来浑身泥水的马有田,一把抢回牌子递给文军,不料,满手泥水污涂了“教”字。聘主嗤鼻道,有家无教还想应聘?望着越发哭泣的文军,马有田犯了大错般手足无措,傻傻地一句话也说不出。焦急中,于文花惊悚而醒再无睡意。睡不着,人就容易想事,连二十年前的事,都从脑海里一股脑儿翻腾出来……

那年春节前夕,人们忙碌着筹备大年嚼咕,当了8年兵的马有田穿着两个兜儿的军装回家了。于文花的父亲是当了十多年的老支书兼村委会主任,下气力培养自己的女婿马有田。理由是举贤不避亲,连对老于支书有意见的人也说不出什么来。且不说马有田7年党龄才28岁的年轻劲儿,更重要的是,马有田种地连土台子村的老庄稼把式都服气——人家那地侍弄得周整劲,垅直得可用尺量,苗根儿齐得可用绳子比,像部队上整齐的队伍;地干净得垅上垅下找不出一棵杂草,一垅地比别人多打千八百斤玉米。

老于支书阶梯培养计划仅两年,刚到而立之年的马有田,就成了土台子村的最高领导。

后来,土台子村人种田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田地得到前所未有的利用,连续3年亩产和粮食总产打破全乡、全区记录。到第四年,土台子村成了江城市“第一产粮村”。

又后来,东湖镇党委授予马有田“不脱离农民本色的村干部”称号,颁发奖状时,各村干部报以热烈的掌声。马有田丝毫不怀疑镇党委与各村干部的真诚,但他觉得奖励有些许讽刺味道:村干部说到底不就是个农民吗?农民脱离本色能脱到哪儿去?还能脱成个国家干部?

再后来,马有田向镇上申请辞掉村支书,专心实现自己的丰产良方,让每垧地多收三千斤。镇领导压根不同意——还需要他给镇上当典型争荣誉呢。

### 三、“顶牛”是一种简说

墙上时针已指向2点,于文花还是没有睡意,烙饼似地翻了几个身,止不住的思绪如麦场上的露天电影,演完了一个片子,再放第二个。第二个思绪电影主干情节是马有田与镇上领导的关系。以前,马有田不愿当支书的愿望镇上不支持,现今,这个曾经的愿望却与镇领导的意图不谋而合——镇上不想让他当村支书了。

不让人家当干部,就要客气地讲。东湖镇党委牛书记请马有田喝茶了。牛书记大名叫牛得理,是东城区资深乡镇党委书记,理论功底厚实,讲话不用稿,滔滔不绝两小时话不重复。牛书记喜欢喝茶,一个特大号茶缸子能装两斤水,缸子内壁茶垢跟紫砂一样颜色,但牛书记不让服务员刷洗。牛书记有不少好茶,铁观音,黄山毛尖,西湖龙井,大红袍……都放在办公桌抽屉里。牛书记一般不请人喝茶,尤其是下级。被牛书记请喝茶一定是大事,多半是严肃事,而且事越重要,茶的品级越高。今天,牛书记泡的是高山新枞的苏氏观音王,等级标有四个星,密封罐装,罐上友情提示“请用纯净水冲泡”。这是牛书记最好的茶。因为今天牛书记要求马有田与镇党委保持高度一致。

三个多月前,牛书记也曾要求马有田与镇党委保持一致。当时,被要求保持一致的,除了马有田,还有东湖镇党委领导的另外三个村支书。不过,那次没有请喝茶。牛书记把马有田等四个叫到办公室说:不少村民到镇上反映东城工业园区征地压低补偿标准,请镇政府维护村民正当权益。我郑重强调,园区发展工业我们支持,但不能损害农民的利益。镇党委的意见很明确,符合征地补偿政策的就支持,压低补偿标准的就反对。你们各支部都要跟镇党委保持一致,不能为了本村集体得那点补偿款,出卖村民的利益。牛书记说,我警告你们,谁也莫打自己的小算盘。马有田当时很感动牛书记的正义,也很敬佩牛书记绵里藏针的讲话水平。

按法律规定,征地补偿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土地补偿费,按被征用地块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计算;另一部分是人员安置补助费,每个农业人口按被征用地块前3年平均产值4~6倍计算。两项补偿每一项最高不超过15倍,两项补偿之和不得超过30倍。前一项补偿归村集体,后一项补偿给村民个人。

马有田不想乱花也不会自作主张花集体补偿款,但不说明别的村支书不想得到这笔钱。比如,用这笔钱给村集体买一台桑塔纳轿车实际上自己坐,或者给村委会的会议室添上一圈皮沙发,给村支书换上大班台、老板转椅,而这些都可以用集体固定资产科目核销。

牛书记讲完意见,又条理清晰地阐述了高度重视“三农”的道理,尔后领着四个村支书,

按文件规定的补偿原则和公式,算了一下应补偿的大账:按3年前平均产值每垧地每年起码应补4000元,因为被征用地块都是东湖镇的好地、肥地,有的还是水田。落实到村民身上,每人应该得4万元左右。可工业园区根本不同你算细账,采取“一揽子”补偿办法,平均每垧地每年只补1800元,村民每人只能得到补偿1.8万元。算到这儿,牛书记呷了一大口茶,清了清嗓子说,按中等补偿标准,整整差了55%。同志们,人民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切实维护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这个原则我们东湖镇党委要不要坚持?各村党支部应不应该同镇党委保持高度一致?还用我多说吗?

以上一段可以算作于文花思绪电影的上半部。

下半部以“顶牛”为主题。顶牛,是土台子村民对马有田顶撞牛得理书记的一种简说。顶牛那天晚上,于文花又惊梦了,梦见镇上领导黑着脸,高坐讲台上,对坐在台下的马有田声色俱厉。马有田一脸不忿,不识时务地争辩着。台上领导大喝:站起来,走开去!有田不听,连脖子都梗直了。台上领导大手一挥,门外闯进两个粗壮大汉,左右抓小鸡一般提起有田,猛地抽掉屁股下的椅子。有田先是往起一跳,继而猛一跺脚,索性坐地下,双手死死护住身下那块一尺大的田土,好像那片儿土地埋了巨大宝藏。台上人指挥壮汉用劲拉扯有田离开地面,有田却将十指似树根般死死插入地下,两壮汉使出千钧力气拉扯有田,臂膀似断节开环般“嘎巴嘎巴”响,终于将有田扯离地面,有田满满抓了两手泥土不放。

为征地补偿事宜,三个月后,马有田再次进了牛书记办公室。同三个月前不同的是,这次牛书记的谈话对象不是四个,只有马有田一人。因为牛书记请喝茶从来不请多人。同三月前相同的是,牛书记还是要求马有田在政治上与镇党委保持一致。不过,在这三个多月里,东湖镇领导体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三个月前,体制上东湖镇归东城区领导,以牛书记为首的镇领导班子成员由东城区委决定任免。三个月后,东湖镇划归东城工业园区管委会代管。虽说,东湖镇与东城工业园区都是东城区辖制的乡(镇)局级单位,行政上同级,但工业园区一把手实行高职配备,由东城区委一位副书记兼任。区委副书记可是区里重要的领导。说其重要,主要是对东城区下一级所有乡(镇)局级领导,具有举足轻重的提议权与表决权。所谓“代管”,行政上,是东城工业园区管委会代表区政府对东湖镇政府实行领导与管辖;组织上,由工业园区党工委代替东城区委对东湖镇党委实行领导,包括对牛得理书记在内的所有乡镇级干部任免,有权向区委提出意见。

牛得理书记明白,椅子是由帽子决定的,帽子比椅子重要得多;没有了帽子,屁股底下的椅子和桑塔纳轿车就会换成另一个屁股来坐。因此,虽然在同一间办公室,面对同一件事情,牛书记与三月前判若两人,180度的彻底转弯。对牛书记的大转弯,另外三个村支书立即表示理解,一起跟着转了弯。马有田却没有跟着转。与马有田的谈话很艰难,尽管喝了好茶,牛书记还是谨慎调整了话语:我同那三个村支书谈过了,他们都坚决服从镇党委和园区党工委的决定,全力以赴做好村民工作,帮助园区管委会尽快把地征下来。

木讷的马有田不识时务,一条一条跟牛书记争辩。马有田说,补偿标准是你亲自领着我们计算的,现今却跟应补的差了一半多,说不过去呀。城里搞工业立市我们农民支持,但他们去年刚征的地还没有用完。去年建的那个屠宰厂就一个车间开工,空的那片地都能跑汽车。咋不收回来再给别家用?

牛书记说,人家是花过征地钱的,也不是干一期就不再干了。那些空地是二期和三期的



规划预留地,在一期一次征完了。干一个工厂不容易,哪能一上来就那么完善?要一步一步发展扩大嘛。

马有田说,嘴上说征地为了发展工业,可是工业园区差不多一半征地都搞房地产开发了。从我们这儿征地每平米就60元钱,可到他们手里换一个名头,集体变成了国有,批给开发商每平方米卖一千多元。赚农民这么多,能说得通吗?

牛书记说,一家不知一家难,我也是这三个来月才弄明白内情的。工业园区干事也不容易呀。现在好的工业项目,各城区恨不得打破脑袋来争抢,谁的条件优惠,人家凤凰就落哪根高枝。你看呀,征我们农民的地要花钱,把地给了投资方,人家却要求“零地价”。这还不算,还要实现水通、电通、气通,路也要给人家修上,有时连厂房都得替人家盖好了。这么说吧,上一个工业项目每平方米少说要搭赔进去二三百元呢,园区不搞房地产开发赚些钱,靠什么把项目抢进来?我们东城区为什么落后,财政收入为什么上不去?不就是工业落后吗?就连江城市也如此。不然,为什么市委提出“工业立市”的发展战略?有田,你可能怪我三月前后判若两人。凡事不入其中,难知内情。这是全局呀!

马有田说,就算非要征地,也不能专拣好田肥田征呀。村北头那片偏脸地和岗地不是一样可以建工厂吗?再说,非得征那么多吗?城市要发展要富起来,我们农民没意见。今后,农村就算不发展了,可农民还要过活呀!这一次,土台子村一半耕地都被征了,村民今后靠啥吃饭呀?

牛书记说,高岗那块地收成多年不好,建工厂倒也合适,但离高速公路远,要增加工厂物流成本,人家投资方不干呢。你说的偏脸地,要垫多少土才能平整了?园区管委会哪有那么大财力呀。至于被征地的农民,以后可以到新上的发动机厂上班挣工资,也是好事嘛。祖祖辈辈靠地吃饭的农民啥时候富过?我们的观念要改变呀!

马有田说,牛书记,可不能相信他们那些招工的话。进屠宰厂的那些年轻人,不是今天没牛杀了,就是明天检修设备,一个月干不上十天活,断断续续才挣几个钱?新建的发动机厂有可能开满工,但人家要有手艺的技工,不要只会撸锄把的农民。那些正牌的大学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没有文化的农民人家肯要?

应当承认,东湖镇党委牛得理书记这一天以超乎寻常的耐心,同自己的下级艰难进行谈话。牛书记知道,除了谈话对象是个固执的“一根筋”外,还在于这个人在东湖镇12个村支书中属于佼佼者,以其一贯良好表现和突出贡献被评为江城市特等劳动模范,当选为两届市人大代表。一般下级在说一不二的牛书记面前,别说唇枪舌剑地争三讲四,就是敢争一讲二,牛书记也早就把他撤换了。而对马有田这样有影响的人物,则不能简单处理,否则,政治上是要担当风险的。无奈之下,牛书记开出了让步条件。

牛书记说,这样吧,考虑到你们土台子村这次征地面积比别的村大,而且都是肥田,还有部分水田的特殊情况,在给村民发放补偿时,可以把留在村集体的补偿部分,作为村民个人补偿一并发放给村民。这样,你对村民也好做工作。关于集体的补偿部分,我去做园区领导的工作,以后适当时机由园区补给土台子村。牛书记首先以被征土地多且好先把土台子村同别的3个村“特殊”剥离出来,还答应做园区的工作以“欠账”方式增加土台子村的补偿额度。如果别村攀比,就用特殊情况的理由来抵挡。提出让工业园区多出补偿,尽管说是“适当时机”,也可以理解为永远没有适当时机。这充分显示出牛书记处理复杂棘手问题的政治智慧。当然,这样做很可能引起新上级不满。但面对固执木讷的马有田,牛书记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不

过,牛书记多少也有些把握,工业园区此次征地对村民的补偿标准低得离谱,4个村共45垧地征到手,工业园区肯定大赚一笔,应当有机动补偿。就像对拆迁“钉子户”那样,一些耗到最后的,绝大多数都是额外给一块肥肉才走的。但不管怎么看,对牛书记来说,实在是无奈让步。牛书记以为马有田会感激地接受自己担风险的让步。

马有田却不识时务地予以反驳:“适当时机”是哪年、哪月、哪天?他们园区以后如果赔了、黄了、比现在还穷,这笔钱我们找谁要去?再说,如果真要把土台子村耕地都征走了,那些一点地也没剩的农户,还要靠这笔补偿款干点啥呢,如买几间门市房出租,多少有个进项。如果把集体补偿都分光了,他们咋个活下去?

如此宽宏大量的让步,马有田一点也不领情,大大出乎牛得理书记预料,一向口若悬河的领导,像正在播出演讲词的喇叭突然断了电,一时呆在那儿发不出一点声响。偏偏马有田来了电,滔滔不绝地发表意见,最后还强调了两个刚性条件:一是征地必须有正式合法审批手续;二是补偿必须到位。标准就是牛书记三个月前领着算过的那个数额,二者缺一不可,否则绝不让出一分土地。

牛书记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严重挑战,自尊心被挫伤。他果断地打断了马有田的话头,连着提了三个问题。这是三个牛书记自问自答的问题,不需要马有田回答,只需要他老实听。犹如掉了闸的喇叭合上了电闸,牛书记慷慨激昂地说:第一,知道我们党的组织原则吗?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第二,知道我们党为什么有战斗力吗?就是坚决执行上述铁的纪律;第三,知道我今天找你谈话的性质和目的吗?我是代表东湖镇党委要求你与镇党委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必须按镇党委的要求,组织村民尽快完成土地征用工作。讲完了,牛书记再次强调,马有田同志,我这是代表上级党组织向你布置任务,你除了服从,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这是党的纪律要求。

马有田说,这样的决定我没办法服从,涉及土台子村1800人的饭碗,我当不了家,也做不了主。如果说,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村委会或村党员大会否定了我的意见,我当然服从。现在,我要回去征求村民的意见。牛书记说,我们共产党干部的责任是要善于引导群众,不能当群众的尾巴。除了讲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还要讲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马有田说,我只服从上级正确的意见。牛书记说,在上级没有改变意见时,下级要无条件服从上级的决定。你不服从东湖镇党委的决定,就写辞职书吧。马有田说,我早就不想当这个支书了。可现在这种情况,我这个支书还要当,我要为土台子村村民负责,我不写辞职书。牛书记说,那东湖镇党委只能依照党章规定,免去你土台子村党支部书记职务。马有田说,随你便。

三天后,东城区东湖镇党委免去了马有田土台子村党支部书记职务,同时任命头脑活泛的刘彪担任村支书。

## 四、宁肯吃草也不食肉

于文花以前是不做梦的,做梦是在得病以后。于文花得的是睡不着觉的病,也不是一点不睡,是睡得比以前少,比平常人少。睡不着觉就糊涂,把梦里的事和现实混淆。听村上“刘赤脚”说,睡觉有深度睡眠和浅度睡眠。于文花清楚,从马有田带头上访那段起,自己就没有一

次深度睡眠了。浅睡中多次相伴的噩梦是,马有田变成了一头关进笼子的牛,笼子右边槽里是肉,左边地上是屎。笼外人呵斥:快选择吃食!有田倔强地仰着牛首嚎叫着人语:我不食同类,也不做犬类,我要吃草。笼外人吼道:既不吃肉,又不吃屎,你就等着饿死吧!

工业园区征用东湖镇的土地工作全面展开。牛书记果然三番五次向园区领导陈情,终于为土台子村争得了一些补偿款,虽然只有当初答应马有田的一半。新支书刘彪几次开会动员相关村民快去领取补偿款,尽快把土地倒给工业园区,以完成镇党委交的政治任务。但4个村中,土台子村动作最迟缓。马有田为给村民争合理补偿下台,获得普遍同情,更重要的是,谁人不想多得些补偿呢?尽管马有田在台下,不少村民仍听他召唤;刘彪虽在台上,却鲜有村民听他的。

马有田认为,工业园区克扣征地补偿,区政府领导一定不知情。于是,把来龙去脉写成材料,送到区政府收发室,让转交区长、副区长,还通过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转信给那位兼任园区主任的区委副书记,让区领导了解情况。

信送去后,马有田就在家等消息。过了一周,工业园区负责征地的干部找上门来,要求前支书马有田配合征地,并答应在新征地上房地产开发时以半价优惠一套住房给他。马有田感觉像被人当众扇了耳光,厉声说道,我已经写信给区领导,你们等着纠偏改错吧。那位干部从包里掏出一封信递给马有田,马有田一看,正是自己写的那一式五封的上访信,疑惑地问,区领导没说什么意见?那位干部说,这不是指示我当面向您解释,耐心细致做思想工作吗?

马有田想,区领导一定被园区蒙惑了,或是自己信写得明白,领导没看懂。第二天一大早,便跑去区政府,要当面见区长说明情况,请区长纠偏。因为区长向人大代表做政府工作报告时,不止一次讲到要切实维护农民群众利益。为这句话,他还带头热烈鼓了掌。到了区政府大门口,先对门卫表示感谢,谢他替自己转了信件,要求进去见区长。这回,门卫却不如上回痛快,解释说区长正在开会。马有田说,我等。一等等了两个多小时。门卫说,我进去看看会开完了没有?进去10分钟不到,门卫回来对马有田说,真对不起,区长开完会,从旁边门走了,你请回吧。

第三天,马有田起了个大早,不到7点就到了区政府。还是那个热情的门卫值班,对走了一头汗的马有田歉意地说,你看,多不巧,今天区长到市里开会,得一天呢。马有田只好悻悻而回。第四天第五天,马有田都没见到区长,却跟热心的门卫混熟了,絮絮叨叨讲了要见区长的原因。门卫一边吃着马有田捎来的嫩玉米,一边低声说,老哥,区长不是你这般见法,是要预约的。也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的,要经过秘书、政府办主任把关,看是什么事,方不方便见,应不应该见,有没有时间见,什么时间接见。主动权在领导那边,区长忙得很呢。马有田说,我在电视里看到,别说区长,就是市长也跟群众见面呢。门卫说,那是几十上百人集体上访,领导不出面能平息下去?马有田意味深长地瞅了门卫一眼,一声不语地走了。

这一天,东城区政府大院呼啦啦一下子涌进了五六十人,全是土台子村村民,领头的是马有田,秩序倒也不乱。慌忙迎出来的区信访局女局长听了马有田申诉,大致看了材料,让众人先等着,自己跑进楼里去了。20分钟后跑出来,对马有田说,你们要见区长,区长正在主持一个项目落地协调会,没空接待你们。区长责成工业园区和东湖镇认真研究并答复你们,一会儿这两个单位的领导就到。不大一会儿,工业园区一位副主任和东湖镇一位副镇长擦着汗急急忙忙来到区政府大院。

听说区领导责成工业园区和东湖镇认真研究申诉意见,马有田对两位领导详细说了上访因由。两位领导好像根本没有重新研究的意思,园区副主任拿出了相关表格加一套计算公式,解释补偿标准的合理性。马有田生气地反问,为什么三个月前后补偿标准竟少了一半,难道三个月地价就掉落了一半不成?说着,把牛书记三个月前领着计算的公式、标准和钱数表格拿给园区副主任。可副主任根本不听不看,还理直气壮地说,如果要这个补偿标准,那你们找东湖镇去吧。

东湖镇那个副镇长,既不敢拂逆新上级,也没理由劝说自己管辖的村民,尴尬地候在一边搓手。马有田明白了,东家是工业园区,东湖镇不过是个打工的。东家都不管,找打工的有什么用?就和园区副主任讲理。可副主任根本不同他理论,一副敷衍态度。双方就这样争着、辩着、耗着、挺着,看看快到午饭时间,大概副主任和副镇长乏了,肚子也饿了,就建议马有田:要不这样,我们回去再研究研究,三天后给你们答复。马有田见一起来的人走了1/3,想今天也耗不出个结果来,就对女信访局长说,三天后我们还在这儿听意见。

三天后,还是一大早,五六十人又涌进区政府大院,还是园区那位副主任和那位副镇长答复意见。看样子认真研究了,只是还拿出表格,统计前3年每年土台子村各类地块不同收入情况,计算出3年平均收入。答复结论是,工业园区按上限补偿,产值与人口补偿两项共计25倍。马有田也拿出了一份详细表,说倍数虽差不多,但产值被严重低估,东湖镇土地质量最差的村屯,土地收入也不会这样低。双方争执不下,谁也不肯让半步。马有田手臂一挥说,这儿讲不出理来,我们找市政府去。一行五六十人,直奔江城市政府而去。

江城市政府比东城区政府威严得多,双岗武警战士在大院门前笔直地站着。马有田一伙刚闯进大院,就有信访干部出来接挡,把一伙人引到市政府收发室旁边的信访接待大厅。马有田提出要见市长,反映被克扣征地补偿款问题。信访干部说,信访实行逐级负责制,谁的问题谁解决。你们应逐级反映情况,找东城区了吗?马有田说,找了,找了不少一次。可在东城区说不出理来。我们只好找市里,请市长主持公道。

同东城区一样,信访接待干部也是先进去汇报和请示,一会儿出来答复说,市政府分管土地工作的副市长出差不在江城市,别的副市长又不分管,你们先回去,一周以后再来。马有田说,我们等不及了,马上种地了。有的地刚打了垅,就被园区用推土机给推平了,还让不让农民吃饭?分管副市长不在,我们要见马占山市长,让他为农民说句公道话。信访干部说,马市长也不在家,在省里开会,最早也得下午回来。马有田说,我们等,反正农民的时光不值钱。

说过等,一伙人就或坐或蹲或站,横七竖八堆了一地。人在地上也累,要不时变换或蹲或坐的姿势,像一堆不断挪动的麻包和破烂。等到中午,看着只剩三四十人,马有田从口袋里摸出一张100元钱票,让人去买盒饭。每盒2.5元。每人一盒,吃不饱,勉强先垫一垫,渴了去洗脸池水龙头喝一通,然后再等。到下午上班时间,又去问信访干部,马占山市长回来没有?答复说,还没回呢。马有田告诫众人坚持住,区长都见不到,一市的大市长可是随便见的?没有诚心和耐心是见不到的。一等等到三点半,众人饥肠辘辘。

村里一个后生从外边跑进来说,有人看见马市长根本没去省里开会,上午就在办公室呢。众人一听就怒起来,说信访干部哄骗老农民,我们就硬闯进大楼办公室找马市长说话。一行人“忽”地爬起来,一齐涌进市政府一楼大厅,却不知马市长在哪个房间办公。遂一起大声呼喊:“一二,见市长。”“一二三,我们要见马占山。”震得中厅“嗡嗡嗡”发出声响。喊了半天,



喉焦嗓哑,也不见马市长出来。

马有田同众人商量,反正今天不见市长就不离开,晚上就中厅睡觉,看有没有领导出来帮助我们找马市长。一群人就在光可鉴人的大理石地上蹲坐下来,有的干脆脱了脏鞋当枕头卧躺在地。苦辣的早烟叶子熏得大厅烟雾缭绕,就这样,到了机关下班时间,机关干部大多从旁门或后门溜出楼,偶有从中厅进出的,也多半蹑手蹑脚,生怕碰惹了地下坐卧的人群。

大楼完全安静下来,大院内高杆柱灯亮了起来,照得周边一片通明。

马有田等人正失望一整天也没得马市长接见,忽听见一阵刺耳警笛声响,从走廊两侧及中厅大门,呼啦啦涌进五六十个头戴钢盔腰别电棍的警察来。一持话筒的大声喊道,我是江城市公安局治安支队队长,你们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条例”和“信访条例”,为维持国家机关正常办公秩序及安全,我要求你们5分钟内自动离开现场。否则,按违反“两条例”论处。地下或坐或蹲或卧的人触电一样惊醒,呼啦啦,一多半人爬起来,乖乖走出了大厅,撒丫子跑出政府大院。还有二十来人,见马有田没动,围在他周边,犟着不走。治安支队长再次发出严肃警告,要求众人立即离开。

马有田大声说,我们要求见市长有什么错?市长不见我们,你们还要抓我们,这是什么道理?治安支队长根本不听解释,手臂有力地一挥,膀阔腰圆的警察们一拥而上,两人擒捉一个,把二十来人紧紧抓住,连拉带拖带出中厅,强行塞进院内一辆大客车,单单把马有田塞进一辆标有“警察”字样的吉普车。大客车向东城区政府疾驶而去。到达区政府,警察也没有为难众人。区信访局女局长迎在门口,后边跟着东湖镇那位副镇长和土台子村党支书刘彪。他们是来接人的。

马有田被带到市公安局,左右两人将其挟持进屋,屋子里灯光不太亮,晃得人影影绰绰看不清面目。马有田被使劲按在一把铁椅子上。对面坐着两个人,一人手里拿着笔,桌子上放了一沓纸,另一人冷声询问:姓名?马有田说,没有姓名,你们凭哪条法律把我抓来?挣扎想站起身,却被身后两个大个子死死按在椅子上,一点儿动弹不得。未拿笔的人继续问:姓名?马有田说,你们不说为什么抓我,我就不告诉你们。问话的说,你违反了“治安管理条例”和“信访条例”,我们依法对你进行传唤调查,你要老实配合。告诉你,这不是市政府,这是江城市公安局,放明白点,别自讨苦吃。马有田说,我们要求见市长马占山有什么错?问话的说,你是什么人物?马市长也是你想见就能见的?我们也想见呢,可也没见到。回答问话,姓啥名谁。马有田说,我姓马名有田。市长不也是人民选的吗?躲着我们干什么?我还投了他一票呢。

问话的一激灵站起来问,您叫什么?马有田大喊,马有田,怎么地?问话的立马放缓了口气说,你不是那个市特等劳模吗?为啥带头闹上访?边说边向马有田身后两个大个子挥了挥手,上前抓起马有田的手,拉到自己办公桌后边的椅子上坐下,亲自倒了一杯水递过去说,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请您多原谅呀。

人给台阶不好意思不下,给搬椅子咋好不坐?马有田叹了口气,说了上访过程和原因。问话的人说,马大哥,这事我帮不上你的忙,只能表示同情。尔后,摇了摇头,让人用车把马有田一直送回家。原先,市公安局准备把这起上访组织者行政拘留15天。没想到领头的是马有田——市里知名劳模、人大代表。按法律规定,不经同级人大常委会批准,拘留限制人大代表人身自由属于违法。

马有田逃过了一劫。